现代快报 2014年2月6日 星期四
责编:唐蕾 组版:刘峰
24小时读者热线:96060 现代快报网www.xdkb.net 官方微博:@现代快报 官方微信:现代快报 E-mail:xdkb@kuaibao.net

因为一块金牌刘得意照顾起马达妈妈 4

贺岁小说

宋方金 著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

[内容简介]

在小清新加文艺范老公背起吉他浪迹天涯后,花美丽携子北漂京城打拼,她从卖麻辣烫一路杀到花美丽火锅城香飘一方。为了儿子考上好大学,在闺蜜的狠辣策划下,她决心牺牲自己,以假结婚换北京户口,让儿子堂堂正正做北京人、考北京大学。在一次次堪称奇葩的相亲之后,她遭遇了事业与感情双双失意的刘得意。于是,一场从假结婚到真契约的冒险开始了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张铁娇找到运动操图纸,让刘得意拿50万来换。花美丽去见乙方,对方要价60万。

花美丽回头,见刘得意跟在身后,不禁警惕地看了看四周。刘得意忙说:“我刚才在咖啡馆里,无意中听见你的事了。”“想讹我?”“不,我想帮你,也是帮我自己。咱们可以交易一下你那事儿。”

花美丽打量着刘得意。刘得意说:“我急等用钱,所以才冒昧打扰。”花美丽上下盯着刘得意,刘得意被盯得发毛了:“好吧……要不就算了。”说完转身想走,他这一走,花美丽倒放松下来,花美丽叫住他:“回来回来,到车上聊聊。”

两人坐到车上,刘得意报价49万。花美丽说,49万自己也不会付,思忖了一下,让刘得意留下手机号码,自己的经纪人会跟他联系。花美丽透过车窗玻璃看见刘得意远去后,立即给琼斯打电话。

张铁娇正在民政局门口等刘得意。刘得意终于匆匆走来,两人一起走进民政局。没想到离婚还要预约,暂时还没离掉。

天地真情婚姻会所露台,花美丽在给琼斯讲见那个杜先生的事情,花美丽又跟她讲了半路杀出来的刘得意:“我还留了他一个手机号,用不用转给你,算一个备选?”琼斯说:“我有专业的渠道,不需要。听我的,你赶紧删了吧,别给自己惹麻烦!”“好,听你的。”

刘得意匆匆走进关山办公室,问:“关总,您找我。”关山爱搭不理地招呼他:“坐。”刘得意看着关山,以为他又要加钱:“关总,这不是钱的事儿,您不要再加钱了。”关山笑了:“刘教练,您多虑了。我说的不是健身操的事儿,我说的是咱俩的缘分。”“关总,什么意思?”“咱们的缘分尽了。你被俱乐部解聘了。”刘得意愣在那里。“刘教练,我已经通知财务老沈给你清账了,您去办手续吧。”刘得意说:“说到底还是运动操的事儿。关总,买卖总讲究个物有所值你情我愿,你不能钻石让我卖个萝卜的价儿吧。”“刘教练,祝您另谋高就,东山再起。”刘得意意识到事情已无可挽回,他马上想到了张铁娇:“那我这事影响到铁娇没有?她不会也被另谋高就吧?”关山:“刘教练,你太小看我了,男人之间的事情何必扯上女人。而且我欣赏二嫂,她比你更贴近生活。”“那谢谢您的照顾,也谢谢您对张铁娇的照顾。”说完,刘得意伤感地转身出门。

刘得意走进财务室,结算自己的薪水。张铁娇心情复杂地看着刘得意,将一叠钱推到刘得意跟前:“最后一笔工资不是咱们的共同财产了,你全拿走吧。”刘得意说:“我会按时给你那五十万的!”

刘得意收拾好自己的物品往外走的时候,忽然被一个女人拉住,是白英,一直跟她练操的一个离婚女人。白英说:“我要报您的班。”刘得意说:“我已经……辞职了。”“跳槽了?那我也不报了。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练。”

刘得意和白英走到楼下。白英说:“二哥,您去哪儿,我开车送你吧。”刘得意让白英带自己来到了体工大队田径训练场。训练场空空荡荡,白英问:“二哥,您为什么来这儿?”“我是从这儿出去的,以前在这儿训练。”“嗯,知道你获过好多金牌。”“我只获过一次金牌,其余都是银牌。有一个人,叫马达,我总跑不过他,每次都拿第二,我因此被叫成了二哥,这是个耻辱。”“你不还拿过一次金牌吗?”“那是因为……不说这个了。”“你还挂念这里?”“我挂念曾经的一个朋友,他就是马达。”刘得意点头。“刘教练,你有情有义,我跟定你练了。”刘得意说:“我不跳槽了,我要筹建自己的运动馆!”说完自己也一愣。白英问道:“真的?太好了!我要报名成为第一个学员!你的运动馆有名字了吗?”“有,得意马达。”

华灯初上的时候,白英和刘得意互道再见。刘得意买了一百块的手机充值卡给一个手机号充值。这是马达的手机号。充上费之后,刘得意打过去仍是: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,请稍后再拨。刘得意收起手机,走到一个水果摊前买了一堆水果。然后走到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门口。瞧瞧四下无人,避过身去,从钱夹里抽出十张一百块钱的人民币,塞进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。然后走进四合院。

四合院里住着很多人家,马达家在东厢房,马达的母亲在屋里包馄饨。刘得意走进来,很熟络:“阿姨,又包馄饨呢。”“哟。得意!估摸着这几天你该来了。馄饨一会儿就得。”刘得意将水果和信封搁到了屋里的电视机旁。马达失踪的十年时间里,刘得意默默担负起了对马达母亲的照顾。每到发工资之后,他都会到马达家给马达母亲送一千块钱、吃一顿馄饨。

吃完馄饨,刘得意向马达母亲告别。马达母亲站在门口,恋恋不舍看着刘得意远去。刘得意几次回头,挥手让她回去,但她一直站在那里。刘得意掏出手机发短信:马达,兄弟,你回来吧。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。我们重新开始。

尘土在阳光中浮动。刘得意在卧室里翻箱倒柜,一回头,看见刘小惠站在门口。“你找什么,我帮你找。”“找找我的那些牌儿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刘小惠把那些奖牌都找了出来。全是银牌,只有一枚金牌。“爸,我小时候最宝贝这块牌。”“这是爸得的唯一一块金牌。但是,小惠,我今天想告诉你,这块牌爸本不该得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马达叔叔,你还有印象吗?”“我只模模糊糊记得他爱笑,胡子老扎我脸。”“这块金牌,是你马达叔叔让给我的。”刘小惠震惊地看着爸爸。“我是百米运动员,在我最好的时候,正是马达的时代,我永远跑不过他。”“马达叔叔为什么要让你?”“有一年,他父亲去世,我去参加追悼会,安慰他,说他已经很幸福了,至少父亲目睹了他的辉煌,而我的父亲,在我进体校的第一年就去世了。从那以后,你马达叔叔经常来找我聊天,我跟他说你爷爷送我进体校,就是想让我站到最高领奖台上,能拿金牌。”“接着他就让你了?”“没有。直到我最后一次参加正规比赛,参加完那场比赛,我就要退役了。比赛开始后,我准备迎接最后一枚银牌,但没想到,我先撞线了,我战胜了马达!但其实撞线的那一刻,我就意识到,马达让了我。”“我能意识到有问题,别人当然也会觉得不对。他们觉得马达是消极比赛,违背了职业道德,给他记了大过。马达成全了我拿一枚金牌的愿望,但毁掉了自己的前程。我因为那枚金牌被保送上了体育大学,你马达叔叔因为那场比赛被勒令退役,自谋出路。”“马达叔叔承认让你了吗?”“他从没承认过,但我知道。”

露天游泳馆里,花美丽和琼斯坐在一把遮阳伞下,花美丽穿的泳装比较保守:“我这泳装还靠谱吧?”“靠谱,它真实地出卖了你的年龄。”“要不我去换一套?”“来不及了,第一个人已经来了。”花美丽转头看去,不禁皱起了眉头——游泳馆入口处,一个穿着泳裤披着浴巾的臃肿的男人走了过来。

爷爷去世,陈娇的卧底生涯正式开始 7

传奇故事

张雅妤 著
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[内容简介]

陈娇自幼习武,曾获全国武术锦标赛少儿单刀组冠军,后经过严格选拔,成为特警组织“黑蝙蝠”中的一员。经过三年堪称残酷的训练后,她潜入一个国际贩毒集团做卧底。在两年的卧底生涯中,陈娇与才貌双全的毒枭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,在情与理的撕扯下异常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与此同时,她的命运和内心也被改写得面目全非。

[上期回顾]

陈娇正式加入了秘密组织黑蝙蝠,在组织里她的代号叫“黑精灵”。她化名岳琳,进入武警部队特警基地受训。

转眼到了1989年的春天。这是陈娇到特训队的第十个月。熄灯号吹响前,贾教官突然把陈娇从宿舍叫了出来,告诉她,她的爷爷病危,允许她到队部给家里打个电话。

因为陈娇是未成年人,她参军必须取得监护人的同意,所以父亲陈大龙是知道她应征入伍的。陈娇心情忐忑地跟着贾教官来到队部。电话打到爷爷家,电话那头传来父亲陈大龙的声音,告诉她,爷爷已于当天凌晨去世。

陈娇问:“爷爷得的什么病?怎么我以前一点都不知道?”陈娇有四年没见过爷爷了。“肝癌,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,才两个月人就走了。爷爷留了一个玉镯给你,我替你收着了。三天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,你能和部队请假回来一趟吗?”陈大龙在电话里问。陈娇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贾教官,知道没有可能,便答:“部队训练很紧张,不允许请假,你替我对爷爷说声对不起吧!”

挂了父亲的电话,陈娇走出队部,心里特别难过。从小被寄养在兰姨家,陈娇与东北的家人少有联系,爷爷是她见得最多的亲人。因为爷爷,她觉得自己没有完全被家人遗弃。突然听到爷爷去世的消息,陈娇的反应是从此自己在世上更加孤苦伶仃了,想到这里,她的心像被撕开了一块,剧烈地疼了起来。

第二天凌晨四点,起床号就吹响了。女兵们穿戴整齐冲到操场时,看到四架直升机已经在空地上等着了。两个班28名女兵列好队待命。四个教官分别在四架飞机前等候。“七个人一组,快上飞机!”教官命令道。上了飞机之后,教官打开地图,开始布置这次野外求生训练的要求。“一个小时后,飞机将到达一个岛屿,这是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,我们将在岛的这一端将你们依次放下,你们必须穿过这片树林来到岛的另一头。明天中午12点我会在这里等你们,没有出来的就被淘汰了,明白了吗?”教官问。

“装备呢?可以带多少干粮和水?”有人提出来。

“没有装备,没有干粮,没有水。装备就是你们的大脑和四肢,这片森林里,有各种动物和野果,想吃荤的素的都可以。”教官面无表情地回答。教官的幽默没有得到回应,女兵们交流了一下眼神,没人再说话。

一个小时后,飞机飞到海面,在一个岛上盘旋。教官站起来下令:“每隔五分钟跳下去一个,这次的训练要求单独行动,不准结队,就是遇到队友也要马上分开,记住没有?”

陈娇从机舱里跳了出去。她刚在地上站稳,直升机就飞走了。目送直升机消失在远处,陈娇开始解下身上的降落伞,将降落伞收好,把它藏在一棵大树下,又找来一些树枝盖在上面。她直起身,环顾四周,但见蓝天、白云、丛林、大海。终于见到了渴望已久的大海,陈娇心里有些激动。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,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。

这是典型的热带雨林,树木种类繁多,层次丰富。参天的大树,缠绕的藤萝,繁茂的花草构成了一座绿色迷宫。往里走,树林越来越密。陈娇身上的迷彩服很快就被潮气和汗液浸湿。她咽了咽口水,又饿又渴,爬上一棵椰子树,摘了两个椰子扔下来。撬开椰子,甘甜的椰子汁让陈娇全身放松下来。

没有刀,没有火,除了身上这套散发着酸臭味的军装,陈娇的身边就只有一根四指粗三尺长的枯树枝。她要独自在这个荒岛的丛林里过夜。风像带齿的锯,呼啸着掠向丛林,树梢发出呜呜的声音。16岁的女兵陈娇靠在河边的大树下,忍受着蚊虫的叮咬,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几滴水滴打在陈娇的脸上,将她惊醒。她抬头一看,乌云已经压在树梢上,豆大的雨滴正在往下落。她跳了起来,庆幸自己安然度过了一夜,懊恼身上的军装又被打湿。陈娇不敢再耽误时间,加快脚步向前走去。

“陈娇,陈娇……”陈娇似乎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。循着声音看去,一个女兵正坐在一棵大树下,是李艳红。她头发凌乱,军装上沾满了泥巴。“我从树上摔下来,把脚崴了。”“我看看。”陈娇蹲下来。她抓住李艳红的脚踝,摸了摸,确认骨头没断,只是错位了,就在脚踝处动了几下,然后说:“好了。”

李艳红动了动脚,惊喜地问:“不疼了,你怎么还会正骨啊?”“跟我爷爷学的,他和奶奶开了一家中医正骨推拿诊所。”陈娇答。想起刚刚去世的爷爷,不禁黯然神伤。

“我们分开走,还是一起走?”李艳红问。“当然一起走,你的脚受伤了,行动不利索,我们可以互相照应。”陈娇说。“可这样就犯规了。”“管它什么规定!如果现在真的在打仗,我们在丛林里遇到受伤的战友,能丢下战友不管吗?我们一起走,到时我和教官说明情况。”陈娇说。“好,我们一起走。”李艳红同意了。于是两个女兵结伴而行。

陈娇从那两个椰子后,没有再吃过东西,李艳红也有近十个小时没有进食,但两人现在没有时间和力气去觅食了。两人既饿又累,完全靠意志和本能在往前走。李艳红的腿被崴后一直没有休息,连续走几个小时崎岖不平的林路,痛苦可想而知。也不知坚持了多久,两人终于爬上一个山坡,可以看到不远处搭着几个墨绿色的帐篷,旁边有六架直升机停在那里。

“我们终于走出来了!”陈娇兴奋地说,拉着李艳红就要走。“你先走吧,我歇一会儿就走。”李艳红推开陈娇的手,低声说:“分开走,省得麻烦。”陈娇明白了李艳红的意思。两人结队走了一段长路,算是犯规了。她看了看李艳红的脚,知道无大碍,便拍拍她的肩,站起来,独自走下山坡。只听到贾教官喊道:“第四个走出来的是陈娇!”陈娇再也支撑不住了,腿一软倒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她立即被两个穿白大褂的军医扶进帐篷。在帐篷输液的时候,陈娇听到外面贾教官的声音:“第六个走出来的是李艳红!”便放心地闭上眼睛,迷糊过去了。

野外求生训练回来后,李艳红成了陈娇在特训队唯一的朋友。只是她们的友谊开始没多久,这一期特训就结束了。陈娇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。

她回到“黑蝙蝠”接受了米处长交代的第一个任务,用新身份接近广东某毒枭的妹妹,以朋友的身份借机潜伏进该犯罪组织。

陈娇期待已久的卧底生涯,正式开始。 (完)